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 宋代历史演义

(五)

〔民国〕蔡东藩撰著

## 目摇摇录

第七十回	岳家军克复襄汉 韩太尉保障江淮	员
第七十一回	入洞庭擒渠扫穴 返庐山奉棹奔丧	员
第七十二回	髯将军败敌扬威 愚参谋监军遇害	员
第七十三回	撤藩封伪主被縶 拒和议忠谏留名	员
第七十四回	刘琦力捍顺昌城 岳飞奏捷朱仙镇	猿
第七十五回	传伪诏连促班师 设毒谋构成冤狱	源
第七十六回	屈膝求和母后返驾 刺奸被执义士丧生	缘
第七十七回	立赵宗亲王嗣服 弑金帝逆贼肆淫	缘
第七十八回	金主亮分道入寇 虞允文大破敌军	源
第七十九回	诛暴主辽阳立新君 隳前功符离惊溃变	愿
第八十回	废守备奸臣通敌 申和约使节还朝	怨

第八十一回	朱晦翁创立社仓法 宋孝宗重定内禅仪	.....	元源
第八十二回	揽内权辣手逞凶 劝过宫引裾极谏	.....	元猿
第八十三回	赵汝愚定策立新皇 韩侂胄弄权逐良相	.....	元猿
第八十四回	贺生辰尚书钻狗窦 侍夜宴艳后媚龙颜	.....	元猿
第八十五回	倡北伐丧师辱国 据西陲作乱亡家	.....	元猿

## 第七十回 岳家军克复襄汉 韩太尉保障江淮

摇摇却说张浚镇守关、陕三年，因刘子羽及吴玠兄弟，赞襄军务，虽未能规复关、陕，但全蜀赖以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少纾敌患。自吕颐浩入相后，与张浚虽无宿嫌，恰也不甚嘉许，更有参政秦桧，阴主和议，当然是反对张浚。桧平居尝大言道：“我有二策，可安抚天下。”及问他何策，他又言“未登相位，说亦无益。”高宗还道他果有奇谋，即拜为尚书右仆射。桧乃入陈二策，看官道是何计？他说是：“将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高宗此时，还有些明白，却驳斥道：“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系北人，当归何处？”桧无词可对，复易说以进道：“周宣王内修外攘，所以中兴，今二相一同居内，如何对外？”高宗乃命颐浩治外，秦桧治内。颐浩请高宗移趋临安，自至镇江开府，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高宗准如所请，移蹕临安。会召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官侍读，专讲《春秋》。秦桧欲延揽名士，布列清要，借作揄扬。既见安国入用，遂与他虚心论交。安国为所笼络，竟极力称桧，说他人品学术，在张浚诸人上，高宗亦颇信用。

会颐浩奉诏还临安，荐朱胜非代任都督，高宗遂起用胜非。安国劾胜非，附和汪、黄，尊视张邦昌，及苗、刘肆逆，又贪生畏死，辱及君父，此人岂可再用？高宗乃收回成命，改任胜非为侍读。安国复持诏不下。颐浩特命检正黄龟年，另行草诏，颁示行阙。安国遂托疾求去。颐浩劝高宗降旨谴责安国，将他落职，只命提举仙都观。秦桧三上章，乞留安国，均不见报。侍御史江躋，左司谏吴表臣等二十余人，上言胜非不可

用,安国不当责,均坐桧党落职,台省为之一空。颐浩又暗使侍御史黄龟年等劾秦桧专主和议,阻挠恢复远图,且植党专权,罪应黜逐。乃罢桧相,榜示朝堂,永不复用。遂进朱胜非为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胜非本与张浚有宿憾,因日言浚短,高宗乃遣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名为辅浚,实是监浚。浚始不安于位,上疏辞职,且言似不胜任。看官你想吕、朱两相,左牵右掣,哪里容得住张德远?当下召浚至临安,但说要他入任枢密,及浚既奉命南还,即由中丞辛炳,侍御史常同等劾浚丧师失地,跋扈不臣诸罪,竟将浚落职,奉祠居住福州,并安置刘子羽于白州,擢王似为宣抚使,卢法原为副使,与吴玠并镇川、陕。既而辛炳、常同,又迭论颐浩过失,于是颐浩亦罢为镇南节度使,提举洞霄宫,命赵鼎参知政事,且授刘光世为江东、淮西宣抚使,屯兵池州,韩世忠为淮南东路宣抚使,屯兵镇江,王巖为荆、湖制置使,屯兵鄂州,岳飞为江西南路制置使,屯兵江州。

适刘豫将董质,以虢州归宋,由统制谢皋接收。刘豫复遣李成攻虢州,谢皋猝不及防,竟被执去。皋指腹示成道:“我腹中只有赤心,不似汝等鬼蜮哩。”言毕,自破心腹,肠出而死。李成进破邓州、襄阳府,豫更派兵陷伊阳,并与金人合兵图西北。熙河总管关师古拒战败绩,竟举洮、岷二州降豫。豫更联络洞庭湖贼杨么,令与李成合军,自江西趋浙。岳飞闻警,即奏请规复襄阳六郡,除心膂大患,先逐李成,次平杨么,然后进图中原。高宗语朱胜非、赵鼎,胜非言:“襄阳为江、浙上流,不可不急取。”鼎谓:“知上流厉害,无如岳飞,当令飞专任此事。”乃命飞兼荆南制置使,规复襄阳,飞既接诏,即日渡江,顾语僚属道:“飞不擒贼,誓不返渡。”遂长驱至鄂州。鄂

州已为刘豫所有，遣部将京超拒守。超有勇力，素号万人敌，闻飞抵城下，登陴守御，自恃勇力，不甚设备。飞下令道：“先登者赏，退后者斩！”部将王贵、牛皋等，奋勇登城，飞麾众随上，前仆后继，霎时间拔去齐帜，换了宋帜。京超开城逃走，由飞遣将追蹙，超投崖死，郢州遂复。飞安民已毕，即进趋襄阳。李成率众迎战，分步骑为两队，步兵列平野，骑兵临襄江。飞瞭视后，微哂道：“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今李成乃适与相反，显违兵法，虽有众十万，怕他甚么？”遂从马上举鞭指示王贵道：“尔可用长枪步卒，击他骑兵！”又指牛皋道：“尔可率骑兵，击他步卒！”两将奉令，分头前进。王贵杀入敌骑阵内，专用长枪，刺他坐马，马中枪即坠，骑贼纷纷落马，戳毙无数，余骑多逼入江中，也多半溺死。牛皋杀入步兵队里，怒马驰骋，锐不可当，步贼不遭刃毙，也被踏毙，又伤亡了无数。李成顾命要紧，也无心管及部下，只好飞马逃去，飞遂克复襄阳。还有刘豫部将，驻扎新野，收成溃众，准备再战。飞派牛皋攻随州，王贵攻唐州、邓州，张宪功信阳军，自率裨将王万，分作左右两翼，掩击新野贼兵。成众已是虎口余生，早知岳家军厉害，一见岳字旗帜，早已魂胆飞扬，逃得不知去向，此外伪齐兵士，自觉形势孤单，当然溃散。被岳飞、王万两翼，痛剿一阵，徒落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待岳飞回至襄阳，牛皋、王贵、张宪等，陆续报道胜仗，所有随州、唐州、邓州、信阳军，一律收复。于是襄、汉悉平。飞移屯德安。军声大振，当即露布告捷。高宗闻报大喜道：“朕素闻飞行军有律，不料他遽能破敌，竟成大功。”因下诏褒奖。飞疏陈恢复事宜，大旨略道：

摇摇金人所爱，惟子女玉帛，志已骄惰。刘豫僭伪，

人心终不忘宋 ,如以精兵二十万 ,直捣中原 ,恢复故疆 ,诚易为力。襄阳、随、郢地皆膏腴 ,苟行营田 ,其利甚厚 ,臣候粮足 ,即过江北剿敌 ,以慰宸廑。谨闻 !

高宗得奏 ,乃命赵鼎知枢密院事 ,兼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鼎以不才辞 ,高宗面谕道 :“四川全盛 ,财赋半天下 ,朕尽以付卿 ,可便宜黜陟 ,朕不遥制。”鼎乃条奏便宜行事等件 ,高宗颇欲听从 ,偏朱胜非从中阻抑 ,有意牵制。鼎复上书直陈 ,略云 :

摇摇顷者陛下遣张浚出使川、陕 ,国势百倍于今 ,浚有补天浴日之功 ,陛下有砺山带河之誓 ,君臣相信 ,古今无二 ,而终致物议 ,以被窜逐。夫丧师失地 ,浚则有之 ,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专黜陟之典 ,受不御之权 ,则小人不安其分 ,谓爵赏可以苟求 ,一不如意 ,便生觖望 ,是时蜀士 ,至于醵金募人 ,诣阙讼之 ,以无为有 ,何以自明 ?故有志之士 ,欲为国立事者 ,每以浚为戒。今臣无浚之功 ,当此重任 ,去朝廷远 ,恐好恶是非 ,行复纷纷于阙廷之下矣。现臣所请兵 ,不满数千 ,半皆老弱 ,所费金帛至微 ,荐举之人 ,除命甫下 ,弹墨已行 ,臣日侍宸衷 ,所陈已艰难 ,况在万里之外乎 ?所望悯臣孤忠 ,使得展布四体 ,少宽陛下西顾之忧 ,则不胜幸甚 !

疏入未报 ,会淫雨连绵 ,诏求直言 ,侍御史魏矼劾奏朱胜非 ,说他 :“蒙蔽主聪 ,致干天谴。”胜非亦自请去职 ,乃将胜非

免官，左右两相，次第罢职。高宗正拟择人继任，忽闻刘豫向金乞援，金遣讹里朵、撻懒、兀朮率兵五万人应豫。豫令子麟、侄猊，与金兵会，分道南侵，骑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大有吞视江南的气象。高宗甚为焦急，适值赵鼎入朝辞行，拟赴川、陕。高宗道：“金、齐连寇，国势阽危，卿岂可离朕远去？当遂相卿。”鼎叩首而退。越日，即拜鼎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另命沈与求为参政。鼎决意主战，与求亦与鼎同意。鼎乃劝高宗特颁手诏，促韩世忠进屯扬州。是时世忠正搜剿江湖剧盗，降曹成，斩刘忠，受爵太尉，功高望重。既接高宗手谕，便感泣道：“主忧如此，臣子何可贪生？”遂自镇江济师，进屯扬州，使统制解元守承州，御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抵挡敌骑。且伐木为栅，自断归路，誓与金、齐决一死战，会吏部员外郎魏良臣，奉使如金，途中与世忠相遇。世忠知良臣是主和派，故意撤去炊爨，然后与良臣会叙。且伪信已经奉诏移屯平江，良臣颌首，匆匆驰去。世忠待良臣出境，即奋然上马，下令军中道：“视吾手中鞭，鞭指何处，即向何处，不得稽迟！”将士应令，随世忠出发。世忠相视形势，随地设伏，少约百人，多约千人，计自大仪以北，设伏二十余处。自置营五座，令各伏兵，闻营中鼓声，一同出击，违令者斩！筹画既定，专等金兵到来。

金前将军聂儿孛堇正拟遣派侦骑，探悉宋军所向，巧值魏良臣驰至，即问明宋军消息。良臣自述所见，孛堇大喜，急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不过数里。别将撻不野拥着铁骑，骤马向前，经过韩世忠五营东首。世忠早已瞧着，忙令营中擂鼓，鼓声一响，伏兵四起，各奋力突入金兵阵中。撻不野虽然骁悍，怎奈一人不能四顾，东塞西决，南防北溃，霎时间四面八方，统夹入宋军旗帜，几乎目眩神迷，无从指挥。蓦见有一队健卒，

横入阵中，人持一斧，斧柄甚长，上堪入胸，下斫马足，眼见得金兵大乱，人马迭仆。搆不野到了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了。三十六著，走为上着，也想觅路逃生，偏偏退了数步，竟陷入泥淖中，怎禁得宋军四至，围裹与铁桶相似，所有骑士，统被擒去。搆不野也只好束手待毙，坐受捆绑罢了。世忠既擒住搆不野，再进军攻金兵，一面遣偏将成闵率骑卒数千，往援解元。解元到了承州，也是设伏待着，且决河阻住金兵。金兵涉水攻城，将至北门，解元即放起号炮，呼召伏兵，伏兵一齐杀出，金兵怯退。既而又至，再战再却，却而又进，一日至十三次。解元也自觉疲乏，但总相持不退。遥听东北角上，鼓声大震，一彪军远远杀到，解元疑是金军，却也未免心惊，忽见金兵阵脚已动，似有慌乱的情状。解元登高了望，见是韩字旗帜，便大喊道：“韩元帅到了！”大众闻韩元帅三字，仿佛是天兵天将，前来相助，顿时精神倍奋，统鼓勇杀上。金兵腹背受敌，当然支撑不住，一哄儿逃走了。解元追将过去，正遇着前来的援师，仔细一瞧，乃是统领成闵，便问道：“韩元帅到未？”成闵道：“元帅已亲追金兵去了，派我前来援应。”解元听着，已知成闵一军，是冒着韩字旗号，恐吓金人，明人不消细说，遂与成闵合军，追蹙金兵。沿途俘获甚多，直追到三十里外方才回军。

成闵自往世忠处报捷，世忠已至淮上，大败金将聂儿孛堇等，金兵渡淮遁去。世忠得胜回营，见成闵进谒，方知承州并捷，遂将详情奏报行在。群臣相率称贺，高宗道：“世忠忠勇，朕知他必能成功。”沈与求奏道：“自建炎以来，我朝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今世忠连捷，功勋卓著，要算是中兴第一功臣了。”高宗点头道：“朕当格外优奖，卿可为朕拟赏哩。”与求奉命，将应赐世忠帛马，及世忠部将解元、成闵等，俱一一加秩。

高宗自然照行。赵鼎更劝高宗亲征。藉作士气,高宗至此,也自觉胆大起来,居然下亲征诏命,孟庾为行宫留守,指日督兵临江。鼎退朝,僚属喻樗语鼎道:“六龙临江,兵气百倍,但公自料此举,果否万全,还是孤注一掷呢?”鼎慨然道:“中国累年退避,士气不振,敌情益骄,义不可以更屈,所以劝帝亲征。成败由天,非我所敢逆料。”樗答道:“据此说来,公应先筹归路。张德远有重望,若令宣抚江、淮、荆、浙、福建,募诸道兵赴阙,他的来路,就是朝廷归路呢。”鼎不禁称善,乃入白高宗,请起用张浚。高宗准奏,召浚为资政殿学士。浚奉旨入朝,高宗与语亲征事,浚极力赞同,乃手诏为浚辩诬,复命知枢密院事。浚拜命退朝,往见赵鼎,与鼎握手道:“此行举措,颇合人心。”鼎笑道:“这是喻子才的功劳,他尚思推贤任能,难道鼎敢蒙蔽么?”浚逊谢。鼎又道:“公既复任,应即执殳赴敌,为王前驱。”浚即答道:“明日即当陛辞,出赴江上。”鼎喜抚浚背道:“如此才可杜人口呢!”浚遂告别。越宿入辞高宗,即赴江上视师。

高宗也启跸临安,刘锡、杨沂中率禁兵扈驾,赵鼎当然随行。途次饬刘光世移军太平州,为韩世忠声援。光世与世忠有私隙,不愿移兵,且遣人讽鼎道:“相公既受命入蜀,何事为他人任患?”韩世忠也有传言,谓赵丞相真是敢为。鼎闻韩、刘等言,请高宗即日遣使劝勉韩、刘,并面奏道:“陛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少加退沮,人心立涣。长江虽险,不足恃了。”高宗乃命御史魏矼往谕韩、刘,刘光世乃移驻太平州,高宗亦进次平江,始下诏暴刘豫罪,整厉六师,且欲渡江决战。鼎恐胜负难料,不堪一挫,乃谏阻高宗道:“敌众远来,利在速战,骤与争锋,恐属非计。且逆豫尚且遣子,陛下何必亲自临

阵,但中途调度,已足声明天讨了。”高宗乃止。

会闻庐州告警,飞札令岳飞往援,岳飞提兵趋庐,命牛皋为先锋,徐庆为副。皋至庐州城下,见伪齐兵已围住城北,金兵且陆续继至,便一马当先,遥呼金将道:“敌将听着!我乃岳元帅部下先锋牛皋是也!能战即来,可与我斗三百合。”金将闻声相顾,果见岳字旗帜,飞扬城南,便语部众道:“岳家军不可犯,我等不如退回罢!”言已遂去。伪齐兵见金人退走,也不战自溃。牛皋待岳飞到来,与飞相见。飞语皋道:“快快追去!我若不追,便自回军,恐他又再来了。”皋乃追击三十余里,金、齐两军,还疑岳飞亲自追到,慌忙溃退,互相践踏,并被宋军杀死,不可胜计。

金兵返屯泗州竹墩镇。挾懒领泗州军,兀朮领竹墩镇军,为韩世忠所扼,贻书币约战。世忠遣麾下王愈及两伶人,报以橘茗,且传言张枢密在镇江,已颁下文书,命决战期。兀朮道:“闻张枢密已贬岭南,何从在此?你不要欺我!”愈持浚文书出示,兀朮不觉变色,半晌才答道:“汝国尝遣使议和,现在魏良臣方自北归南,曾由我朝与约,拟在建州以南,封汝国为藩属,免得争战不休,汝国尚以为未足,乃欲与我开战,将来兵败国亡,恐尺寸地,非汝有了。”愈答道:“我国非不愿与贵国议和,但贵国逼我太甚,夺我两河三镇,羈我二帝,尚欲逞兵江、淮,册立叛逆,试问如何和得?自来国家存亡,半由天命,半由人事,人定亦能胜天,姑与贵国再决胜负,请看我朝,果毫无能为否?”兀朮几无词可答,但说道:“要战就战,难道我朝怕汝不成?”言毕遣还王愈等,世忠得愈归报,正拟调兵遣将,隔宿出发。到了翌晨,由侦卒来报,金兵已经夜遁,伪齐兵亦逃去了。世忠亟饬兵往追,途中只收得辎重若干,统是伪齐兵所

弃,那人马早已去远,料知追赶不及,因即回营。看官道金、齐二军,何故速退?原来是时为绍兴四年暮冬,天大雨雪,饷道不通,军中杀马代粮,各有怨言,拈懒、兀朮见部众已无斗志,宋军又防御甚严,料知不能深入,且因金主病笃,不得不赶紧退回。金兵一退,刘麟、刘猊哪里还敢独留?连辎重都不及携去,急急地遁走了。

世忠奏达平江,高宗喜语赵鼎道:“各路将士,翕然效命,所以得却强敌,但皆由卿一人之力。”鼎拜谢道:“事出圣断,臣何力可言?惟强寇今虽遁归,他日未必不来,须博采群言,为善后计。”高宗称善。乃诏令宰执以下,会议攻战备御的方法。侍御史魏矼等,奏请罢“讲和”二字,代以“攻守”,飭厉诸将,力图攘敌。所以魏良臣持来金约,简直不复,命韩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太平,张俊屯建康,搜兵阅乘,协力防御。召张浚还行在,扈蹕回临安,进赵鼎、张浚为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各路军马,时在绍兴五年二月。小子有诗咏道:

将相同逢济世才,六飞一出敌人回。

当年庙算能长定,大业胡为不再恢?

嗣闻金主晟已殂,兄孙亶继立,免不得又要遣使了。欲知所使何人,待至下回再详。

摇摇得赵鼎、张浚为相,得岳飞、韩世忠为将,此正天子高宗以恢复之机,令其北向以图中原,不致终沦江左也。观岳飞之一出襄、汉,而六郡即平,观韩世忠

之独扼江、淮 ,而二寇屡败 ,高宗亦尝褒奖岳飞 ,嘉许韩世忠 ,似非不知韩、岳之忠勇者。迨下诏亲征 ,出次平江 ,而金、齐二军 ,又即远矐 ,虽未必因战败而去 ,然亦可借此以作士心 ,挽国脉。此后能决定庙谟 ,用贤御寇 ,安知中原之不可复 ? 讵必鳃鳃然议和为哉 ? 本回所叙 ,实南宋转捩之机关。宋之所以不即亡者 ,赖有此尔。一阳初长 ,剥极而复 ,奈何高宗之得此已足乎 ?

## 第七十一回 摇入洞庭擒渠扫穴 返庐山奉椽奔丧

摇摇却说绍兴五年,金主晟病歿,金人称他为太宗,当由粘没喝、兀朮等,拥立金太祖孙合剌为主。合剌易名为亶,继立后,却也没甚变动。偏宋廷诸大臣,以为金立新君,或肯许和,应遣使通问,藉覘情势。惟中书舍人胡寅,极力谏阻,高宗下诏褒谕。会张浚奏称:“国家遣使,系兵家机权,将来能辟地复土,终归和好,未可遽绝。”乃遣忠训郎何藪使金。胡寅见所言不从,遂乞外调,因出知邵州。

时洞庭贼杨么,异常猖獗,张浚以洞庭据长江上游,杨么为乱,不急讨平,恐滋蔓为害,乃自请视师江上。高宗准奏,命浚出视师,先至潭州,次至醴陵。沿途稽查狱囚,多系杨么部下的侦探,浚一一释出,好言抚慰,各给文牒,令他还招诸寨,各犯欢呼而去,自是贼寨,次第来降,惟杨么抗命如故。么本名太,系鼎州盗钟相部党,相尝以左道惑众,胁聚至数千人,自称楚王,改元天载,尝攻陷澧州,嗣被降盗孔彦舟所袭,把相擒住,并获相子子昂,槛送行在,一律伏诛。独杨太竟得漏网,收集散贼,盘踞龙阳,渐渐地鸱张起来。楚人向称少年为么,因呼杨太为杨么。太自恃剽悍,亦即以么自号,立钟相少子子仪为太子,令部众臣事子仪,自己也算在子仪属下,但僭称大圣天王,一切兵权,掌在手中,他要做这样,子仪只好依他这样,他要做那样,子仪也只好依他那样,因此洞庭湖中,单晓得杨么,不晓得有钟子仪。高宗令都统制王巖,会兵往讨,巖本是个没用人物,但遣忠锐军统制崔增等,进攻杨么。崔增等一去不回,后来接得军报,才知是全军覆没了。既而杨么乘着水

涨,麾众出来,攻破鼎州杜木寨,守将许筌战死。王峻却束手无策,不得已奏达败仗。

高宗既遣张浚视师,复封岳飞为武昌郡开国侯,兼清远军节度使,代王峻招捕杨么。飞部下皆西北人,不惯水战,至是奉命即发。且下令军中道:“杨么据住洞庭湖,出没水中,人家都说他厉害,不便往剿。其实用兵讨寇,何分水陆?但教将帅得人,陆战胜,水战亦胜,本使自有良法,破这水寇,诸将士不用担忧,总叫依我号令,齐心并力,看杨么能逃我手么?”大众被辖有年,早知岳元帅智勇,自然惟命是从。飞先遣使招谕么党,旋接来使还报,黄佐愿降。飞喜道:“佐系杨么谋士,得他来降,尚有何说!”言毕,遂欲起身往抚。牛皋、张宪等,俱劝阻道:“贼党来降,恐有诡计,不可不防!”飞笑道:“古人有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欲破灭杨么,全在黄佐一人身上,难道真要用我陆师,攻他水寇么?”当下命前使导着,竟单骑出营,去见黄佐,驰至佐寨,令前使传语道:“岳制使来。”黄佐问有若干人?去使道:“只有岳制使一人。”佐即召语部下道:“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他对敌,万无生理,所以我拟往降。今岳节使单骑自来,诚信可知,必善待我等,我等开寨迎接便了。”部下都无异言,遂开门迎见岳元帅,执礼颇恭。岳飞亦下马慰劳,且用手抚佐背道:“汝晓明顺逆大义,深足嘉尚,此后诚能立功,封侯也是易事。”佐不待说毕,便道谢节使裁成,随即引飞至寨,令部目一一进谒。飞温言慰谕,众皆悦服。飞复语佐道:“彼此俱中国臣民,并非金虏可比,我此来特宣示大义,俾大众革面洗心,同卫王室,剿除异族。现拟遣汝至湖中,代达我意,可劝则劝,偕彼同来,视有才能,定当保荐。不可劝,劳汝设法擒捕,我回营后,即当拜本上奏,先请朝廷奖

赏，藉示鼓励。”佐不禁感泣，誓以死报。飞与佐握手为约，当即返营，立保佐为武义大夫，遣人报知，一面暂按兵不动，静待黄佐消息。

会值张浚至潭州，参谋席益疑飞玩寇，入语张浚，请浚上疏劾飞。浚摇首道：“岳侯忠孝兼全，怎得妄劾？汝疑他玩寇，他何至若是？兵有深机，非常人所能预测呢。”席益被浚驳斥，自觉怀惭，因即退出。隔了数天，飞往见张浚，述及战事，且云：“黄佐已袭破周伦寨，把伦击死，并擒伪统制陈贵等人，现已上表奏功，拟迁佐为武功大夫了。”浚答道：“智勇如公，何愁水寇？”飞又道：“前统制任士安不服王峻命令，因此致败，如欲申明军律，不能不加罪士安。”浚点首示意。飞又与浚密谈数语，浚益大喜。飞即告别，还至营中，传任士安入帐，诘责罪状，加鞭三十；并指士安道：“限汝三日，便当平贼，否则斩首不贷。”士安唯唯而出，自率部下入湖，扬言岳家军二十万，朝夕可至。杨么素恃险固，尝大言道：“官军从陆路来，我可入湖，从水路来，我可登岸，欲要破我，除非飞来。”因此并不在意。部众报岳军进攻，乃调拨水兵数艘，出去迎敌。湖中遇着士安，不过数千兵士，便一拥上前，围住士安战船，并力猛攻。士安恐退后被诛，也拼命死战。正酣斗间，东西两面，俱有岳家军杀到，贼舟大乱。士安趋势杀出，与援兵会剿一阵，击沉贼舟好几艘，余贼遁去。

岳军与士安等回营报功，飞闻捷，即拟亲捣贼巢，忽接到张浚手书，内言：“奉旨防秋，即日入觐，洞庭事暂且搁置，俟来年再议。”飞览毕，忙驰见张浚，开口便道：“都督且少留，待飞八日，决可破败。”浚微哂道：“恐没有这般容易哩。”飞袖出小图，指示张浚道：“这是黄佐献来洞庭全势，及杨么平素守

御,详列无遗,按图进攻,不出十日,可扫荡贼巢了。”浚尚以水战为难,飞答道:“王四厢用王师攻水寇,所以难胜,飞用水寇攻水寇,自转难为易。水战我短彼长,我以短攻长,如何不难?若因敌将,用寇兵,翦他手足,离他腹心,使他孤立无助,然后用王师捣入,一鼓可平,八日内当俘诸酋,献诸帐下。”浚半晌才道:“既如此,我权留八日,八日后恕不相待了。”飞应诺而出,遂督兵赴鼎州。

可巧黄佐求见,立即召入。佐禀道:“现有杨钦愿降,佐特与俱来,进谒节使。”飞喜道:“杨钦素称骁悍,今亦前来效顺,大事成了,快去引他进来!”佐领命召入场钦。钦至案前下拜道:“钦慕元帅盛名,久思拜谒,只因族兄倡逆,恐罪及同族,未蒙相容,所以不敢径投。今武功大夫黄佐,盛称元帅厚恩,不追既往,用特登门请罪,还乞元帅宽恕!”岳飞亲自下座,将钦扶起道:“朝廷定例,自首减等,况汝能先自振拔,不甘从逆,理应赦免前愆,本使还要特别保举,表荐汝为武义大夫,汝可再归湖中,招抚同侪,按功加赏。”钦欢跃而去,黄佐也即走了。

越两日,钦引余端、刘诜等来降,总道此次入见,定邀奖叙,哪知行近案前,仰见岳飞面上已带怒容,真是摸不着头脑,没奈何对他行礼,详禀招降情状。忽闻惊堂木一拍,随着厉声道:“我叫你尽招诸酋,你为何止招两三人,便来见我?显见你是乖刁得很。左右快拖他下去,杖责五十!”杨钦尚思分说,已被帐下健卒,七手八脚地牵了出去,揪倒地上,杖责了五十下。钦连声呼冤,那里面又传出号令,飭将士百人,押钦出湖,令他再往招抚。钦暗思岳飞如此糊涂,悔不该听了黄佐,前来投降,今着将士押我返湖,我当诱他深入,杀他一个精光,